



每逢亲人要团聚了，三姐临出发前，总要备上一大袋子的烧饼。我们在各地还没动身，仿佛就已嗅出了老家的烧饼味儿。

那是山东菏泽的吊炉烧饼。菏泽，古称曹州，位于山东鲁西南，是父母和哥哥的出生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父母携家带口搬到东北林区定居，食物便成为家人寄托乡情最直接的表达方式。尽管我出生在东北，但老家的烧饼连同表格上填写过无数次的籍贯——菏泽，早就被输入大脑备份储存了。小时候家里常有山东老乡串门，沏茶倒水间，听他们操着乡音唠着家长里短。老乡们喜爱面食，各家都有拿手绝活。记得一个夏季的傍晚，家人差我和三姐去镇北边住的田大爷家取烧饼。到田大爷家时，他们一家围在当院忙活着，

菏泽吊炉烧饼

□ 邓瑞华

过来品尝。每当说到回去，父亲显得很激动，虽带着笑容，脸却红红的，拿烧饼的手都颤抖了。母亲则一刻不停地替我剥别人给了很久却懒得剥的那袋子花生，手指磨得通红，我不让母亲剥，母亲不听，直到全部剥完。母亲是想在走之前帮我多做些事儿，她怕一离开，不知啥时候再见面呢。”

2002年秋季，我在南京培训，正好赶上国庆长假，就与上海读大学的外甥女琳琳相约去了山东三姐家。自然少不了吃烧饼，还跑烧饼铺看了烧饼咋打出来的。有一回，出租车司机载着我们姊妹在菏泽市区卖烧饼最集中的老街上转，几步一隔，就是个的烧饼铺子，咸的、甜的、五香的、肉馅儿的，形状也有好多种，索性每样都买点，就想探寻到菏泽正宗的烧饼味儿。回去后，三姐用烤箱把烧饼微微回炉，让我们趁热吃。我总爱掰开烧饼深深地闻一下，再一口口地细细品味。

父亲有逛早市的习惯。我们在通辽市宾馆小区住的时候，父亲溜达到九中早市，发现一个卖吊炉烧饼的流动摊贩，兴冲冲地带回烧饼给大家当早餐。我问父亲：“有山东烧饼味儿么？”父亲道：“行，有点样子”。后来得知，打烧饼的老家是河南开封的，离菏泽不远。我们都没想到，在内蒙古通辽还能找到与老家烧

饼的些许链接。

现在,啥时候想吃烧饼,我干脆直接自己在家做了。

老家烧饼讲究外酥里嫩,饼芯儿与饼底儿、饼盖儿层层分离,有麦香、芝麻香、佐料香、糯糯甜味等味道层次。我先是在网上攻略方法,然后发面、揉面、擀面、调油酥、切花盘沿、涂糖着麻。油酥我是用香油、花椒、茴香面、核桃仁、花生仁、芝麻酱调制的,没有吊炉,就用烤箱烤制。我家先生一边吃一边点评,说很有老家烧饼味儿。

一张普通的烧饼就这样牵动着邓家几代人的情感,至今不能释怀。难怪蔡澜说:“有时,我们吃的不是食物,是一种习惯,也是一种乡愁!”

一切食物皆有根,有生命。菏泽吊炉烧饼多以家庭作坊形式存在,已有上百年的历史,是当地清晰可见的文化符号。希望老家祖传的烧饼手艺在新一代传承、坚守下去,继续温暖一代代、一茬茬的家乡人和漂泊在外的思乡人。



生日献词

□ 李培之

革命生涯七十载，
枪林弹雨都过来。
不忘初心记使命，
一生听从党安排。
人到七十古来稀，
如今九十不稀奇。
心宽体健享盛世，
家和国兴看未来。

长河浪花



收获的喜悦 心飞扬 摄

这次合食，在孟张庄，是庆祝宴。孟张庄在京的装饰材料复产复销，理应恭贺志喜。此刻，孟张庄“主外”醉得心花怒放，“主内”忙得不亦乐乎……

我们六家的“主外”曾一起工作过、交往过，言语投机、情谊甚笃。几年前，我们组建了一个微信群，群聊名为“金六福村”，各家以夫妻之姓组合为“村名”，即刘张庄、张齐庄、苏张庄、孟张庄、马梁庄、牛张庄。大家遵循“村规民约”，协作“村内事务”，力求“和谐共享”。

合食即同炊、聚餐，是我们“金六福村”主要活动之一。各村时常带上自家孩子，点上十几个菜，启开两三瓶酒，举箸开怀，把酒言欢，慨叹盛世，乐享年华。

从去年起，马梁庄在商贸城里租赁了两间店铺，经营广告生意，配置了一口地锅，酒具、茶具、餐具一应俱全，合食的花费少了，聚集也方便多了。由此，全村打破了原有的“轮流做东”的规则，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兑菜兑酒”的习惯，从而增强了更深的友情，带来了更多的欢乐。

欢乐是合食的“主菜”“硬菜”。偶尔“主外”“主内”红红脸、拌拌嘴，也不失大雅，更不会影响下一次合食。因为毕竟是“村内矛盾”，何况多是“主外”“主内”之间的“家务事儿”，一箸菜、一杯酒、一句劝，相觑一笑，即烟消云散、和好如初……

苏张庄的孩子考上了政法高校的研究。这是合食的最大价值所在。“主外”既富足亦慨然，珍饈佳馐、琼浆玉液，大家推杯换盏，众口喜鼎、谈笑风生、流连忘返。

张齐庄喜添人丁，颇值得欢聚祝贺。举杯投箸之间，感喟时光如梭、回味无穷过住，憧憬美好未来。这一次，张齐庄“主外”“主内”一醉方休，醉得如此酣然，醉得叫人羡慕。

马梁庄修缮乡下老房，意在晚霞归

隐，引发众口应和。于是，农家院落，碗碟叠加，酒菜溢香，可叹、可笑、可歌、可诵、可吼，沸反盈天，鸡犬不宁。

刘张庄的儿子新婚大庆，可谓欢天喜地、同庆共贺。酒过三巡，菜至五味，大家把“主外”“主内”涂抹得满脸红光异彩、笑靥如花。这是弥足珍贵的欢聚合食，残羹剩饭打包，戏曰“下山虎”，当晚再聚重食，又是语笑喧阗，不倦不归。

牛张庄的“主内”次晨要回北京打理生意，些许日子不能参与合食。团聚之时即是惜别之际，乐食畅饮之中，也就多

了一份理解、多了一份祝愿、多了一份叮嘱、多了一份惦念。

聚首时间，“各村”各负其责、各司其职，“主外”切、煎、炒、炸、炖，“主内”洗、刷、拭、盛、端，孩子们观、笑、嚷、逐、闹，铁锅柴火炖老母鸡、熬羊肉汤，两只大盆端上大桌，数碟爽口小菜围拢一圈儿，“主外”相

邻，“主内”相近，孩子们相随，圆圆的、切切的、津津的，又是一部现实版《欢乐颂》拉开帷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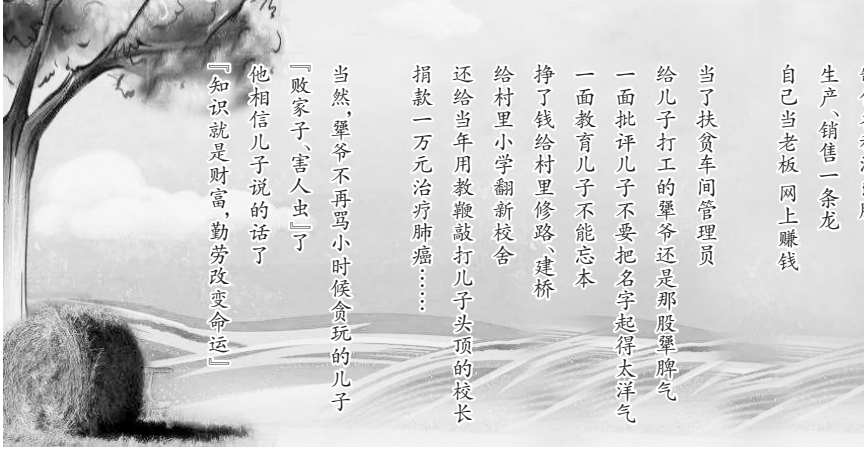
合食时间，有对人生的畅想，有对沧桑的感叹，有对理想的筹划，有对愉悦的分享，有对世事的论断，有对错误的批判，有对困难的帮衬，有对困惑的诠释，有对曾经的反思……

受新冠疫情影响，“金六福村”实行合食分餐制，并纳入“村规民约”，使用公筷公勺，“分”的是健康，“合”的是友情，“分”久“合”，“合”久“分”，或为生活的另一个“法则”！

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董卿说过，家庭之美在于和谐，生活之美在于品味，朋友之美在于真诚。

合食也，食之意义在于合，合之体现在于食；合之本、食之味，即人生本来、生活本味。

合之食之吧！



海瑞之“刚峰”

□ 胡玉发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一提到古代的清官，便会想到生活在明嘉靖年间的海瑞。但却很少有人知道海瑞还专为自己取了个别号叫“刚峰”，意在鼓励自己要像巍峨的山峰一样刚强。前不久，到海南旅游，我住的地方离“海瑞墓”景区只有40里路。出于对海瑞这位“南海青天”的崇敬，我多次到“海瑞墓”景区参观。纵观海瑞的一生，为官清廉、刚直不阿，应验了他“刚峰”无畏的品行。

海瑞因一向敢于直言抗命而遭到严嵩的爪牙鄢懋卿的弹劾。严嵩倒台后，海瑞敢于挑战权贵的名声大震。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升任正六品户部云南司主事的海瑞，递交了一份震惊朝野的《治安疏》，直言皇帝治国无道，只知迷恋道家方术。奏章措辞极其尖锐。嘉靖皇帝勃然大怒，把奏折往地上一摔：“快给我抓住这个人，别让他跑了。”站在一旁的宦官跪奏：“万岁不必动怒。这个人一向就有痴名。他这次料到



自己必死无疑，在上书之前就已买好棺材，和妻儿诀别，听候治罪。”皇帝听后长叹一声。

“子骂父律”罪当处绞刑，首辅大臣徐阶却想出了一个权宜之计救了海瑞一命。徐阶一向看重海瑞的为人，想要保全他的性命。他知道皇上生性多疑，如果法司轻判了，他会大怒，认为是在偏袒海瑞，可能会立即处死海瑞；相反，如果重判，他会认为自己的威严得到了维护，这样反倒冷静下来。于是，他让法司姑且顺着皇帝的意思重判海瑞。趁面见嘉靖时，他再三劝谏道：“万岁三思，杀海瑞则成其名，容之则亦见圣德之广。”嘉靖果然犹豫了，行刑一事也被压置了下来。过了一年不到，嘉靖驾崩。徐阶拟《嘉靖遗诏》平反嘉靖一朝建言冤案，海瑞被释放并官复原职。

新帝继位，隆庆五年（公元1572年）海瑞迁升为都察院右金都御史，管辖松江、苏州、常州、镇江、安庆、池州等全国最富庶的地区应天十府。海瑞上任后为当地老百姓做了不少实实在在的好事，清理狱案、均田均税、打击豪门、兴修水利。同时，他的上任也是“震懾力”惊人，应天地区的地方官听说他要来，几乎“闻风丧胆”，吓得纷纷自动离职，或请求他调。对很多富人来说，海瑞是个让他们避之不及的角色，甚至



当我在一个秋日的午后，经过镇政府院内西南角的那一排陈旧的平房时，内心一下被眼前的情景震撼了，只见两棵碗口粗的榆树从窗台上钻出来，挺拔而起，直直刺向高空。

这是怎样的两棵树啊！最让人不能忘怀的是它们裸露出的粗壮而龟裂的树根，活脱脱像一双有力的大手，紧紧地抓住窗台上的一块红砖，就像抓着自己的命，不敢松一下手，仿佛一松手就会倒下来，正是这牢牢的抓握，才让这两棵榆树从一棵小苗苗长成了今天这样的粗如碗口的健硕大树。

我敢保证：这是谁见到都会赞叹不已的树。因为它们的生长环境是如此的特殊，它们居然能长出如此让人敬畏的样子。

这真是两棵不平常的树！尽管它们和所有的榆树一样，生命来自一颗轻飘飘的种子，但它们没有其它种子们的幸运，能有一片松软肥沃的泥土来栖身、发芽和生长，它们没有。它们就像一个命运多舛的婴儿，一落地就被遗弃在破败荒凉的窗台上。

我不得不在心里说，这真是一个生命的奇迹。它们有着九死一生的命运之灾，但也多亏了这破败荒凉的窗台，给了它们一线生机，它们就像一个山中的攀登者，不慎跌向山崖，却中途被卡在树杈上。

上帝给了它们一条极其艰难的路，但也是一条生路。如果没有这道砖缝，也许风会把它们吹落到瓦砾堆上，也许会被吹落在枯草落叶中被送入灶膛或落入牛羊猪之口，也许会把它们吹到松软的泥土上，但都没有。恰恰把它们吹到窗台上，一条小小的缝隙收留了它。这两颗小小的种子，就有了生命的机缘，也有了与厄运抗争的机会。它们像一对患难与共的兄弟或姐妹，更像一对相濡以沫、忠贞不渝的夫妻，它们一定有过艰难，一定遭遇过困顿和挫折，但它们风雨同行、相扶相携、砥砺前行。眼前这不屈的生命不由让我感慨万千：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不平凡的生命，他们虽处逆境，却无怨无悔，百折不挠，凭着坚强的意志和命运角力。正如世界著名的音乐大师贝多芬，自小家境贫困，十二三岁就挑起超出成年人承受的家庭重负，十七岁时又失去母亲，命运留给他的是一个愁苦的家庭，病在摇篮中的妹妹，两个年幼的弟弟和酗酒成性的父亲，正当他在音乐事业上一帆风顺时，耳聾失聪的厄运又不幸降临，他再也听不到音乐的美妙旋律，命运将一个不幸都给了他。然而，他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品却是在他耳失聪后创作出来的，《欢乐颂》是他失聪之后的巅峰之作。

不管是人还是其他生命，只要有永不言败、持之以恒的精神力量，就能够顽强地战胜一个又一个逆境风暴，迎来一个非凡的人生。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高位截瘫自学成才的“当代保尔”张海迪，九十年代四肢残缺写出《极限人生》的朱彦夫，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人，但他们虽处逆境，却不向命运低头，最终创造出不平凡的人生。

那个秋日的午后，不期然间，我被这两棵生长在窗台上榆树感动啦！

窗前的两棵榆树

□ 殷修亮



有人称他“海阎王”。当时，松江府华亭县不少农民控告乡宦侵占农田，海瑞一查，牵出了当时已告老还乡的徐阶。经过反复取证核实，海瑞拟了一个告示公开张贴，申明一切公事公办，决不徇私。于是，百姓壮了胆，告徐家状的更多了。海瑞进徐府对徐阶说：“老相爷的救命和提拔之恩，晚生一直铭记，不敢不报。只是晚生的报恩与世俗不同，老相爷是位极品人臣，享尽荣华富贵，现在年逾古稀，子孙满堂，样样都好，就是缺一点德，少一点义。晚生今天就想来帮你补救补救，以补救报恩。”徐阶心惊胆战地问：“不知海大人想怎么个补救法？”海瑞说：“补救不难。依我看，就是三件事要求：第一，把四十年来的侵占的万余亩田全部退还给原主；第二，把欺压良民的众子和家人自己送官问罪，

争取从宽发落；第三，告诫家中诸人，今后不得侵占民田，欺压百姓。”徐阶见海瑞铁面无私，只好表示一切遵命处理。不到一个月，徐阶侵占的万余亩良田在严格的监督下，清退殆尽；徐阶的儿子徐璠、徐琨被判充军，徐阶之弟侍郎徐陟被逮捕治罪。对此，百姓无不称快。

万历十五年（公元1578年），海瑞72岁时被任命为南京都察院右金都御史，又加升为吏部侍郎。两年后，海瑞去世，遗物除了旧家具被褥外，只有一筐旧书和两藤箱旧衣服，还有半缸粗糙的米和一些咸干菜。松江百姓为纪念海瑞，建海公祠以祀。

四百多年过去了，但海瑞之“刚峰”还很值得当今的人们尤其为官者从中去回味深思！